

大卫·鲍尔博士，归纳圣经研究。

第 1 讲，简介，归纳与演绎

© 2024 大卫·鲍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大卫·鲍尔博士教授归纳圣经研究。这是第一节，介绍，归纳与演绎。

我的名字是大卫·鲍尔 (David Bauer)，我欢迎您来到这个专注于归纳圣经学习的教学机会。我会将归纳圣经研究的原则应用于雅各书，或许也应用于彼得前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应用于犹大书。

正如我所说，我的名字是大卫·鲍尔。我自 1984 年以来一直在阿斯伯里神学院任教。我是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人。

我在斯普林阿伯学院（现为密歇根州斯普林阿伯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习。我在阿斯伯里神学院获得了道学硕士学位，并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合神学院获得了圣经研究博士学位。我还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

正如我所说，我在这里教授归纳圣经研究已有 30 多年了。我确实认为，首先让您了解什么是归纳圣经研究，将会很有帮助。归纳圣经研究实际上涉及到 19 世纪末出现的一场运动。

至少在最初，它与威廉·雷尼·哈珀 (William Rainey Harper) 和威尔伯特·怀特 (Wilbert W. White) 的工作尤其相关。威廉·雷尼·哈珀是耶鲁大学希伯来语教授。顺便说一句，他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创始校长。

他是一位圣经学者、旧约学者、浸信会信徒。当然，他在 19 世纪末任教，当时我们所说的历史批评，即对圣经的批判性研究，正在兴起。当时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标志之一是识别来源并关注圣经文本背后的来源、书面来源。

因此，当时的学者们对重建我们的圣经作者所使用的书面资料非常感兴趣，他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我们现有的圣经文本上，而是集中在那些早期的资料上。哈珀担心这种历史焦点、这种批评焦点真的把圣经从教会中夺走了，并且

没有准备好一个人去事奉，特别是在教会中宣讲和教导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涉及将圣经剖析成人们没有的来源。

除了教授这些批判性方法外，哈珀在他的旧约课程中还包括对圣经本身的研究，即我们现有的圣经，鼓励他的学生自己阅读整本书或大段的圣经。圣经并以这种方式遇到圣经。他看到他的学生对这种与圣经文本本身的直接接触有一种兴奋，这是他们在谈论或研究批判性方法时所没有的，正如我所说，这些批判性方法剖析文本，根据这些内容将文本分开。较早的来源并重点关注它们。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那些年在多个地方任教，他的学生之一是威尔伯特·W·怀特（Wilbert W. White），他是一位长老会教徒。

怀特对哈珀在研究我们所说的最终形式的文本方面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兴奋，我们拥有的文本作为神学文献，应该直接研究。重点是对文本的直接研究，以期实现个人的精神塑造，当然，这也是在教会内宣讲和教导圣经的基础。因此，哈珀和怀特真正在这个企业中联合起来。

WW White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在耶鲁大学学习闪族学，特别是希伯来语，并在一所神学院任教，一所宗派神学院，但他对他所任教的神学院的课程非常不满意，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专注于作为圣经教会的圣经研究并且没有专注于对圣经的研究，正如我们所说的，它的最终形式。他开始在世界各地演讲。事实上，他去印度旅行，然后回到英国，发现其他文化的人们，例如在印度，不仅是传教士，而且是他们所服务的那些来自印度的人都变得非常兴奋关于怀特正在进行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是鼓励人们自己阅读和研究圣经，自己理解圣经，作为精神形成和教会内事工的基础。

怀特继续在纽约建立了一所神学院，称为圣经神学院，它成为世界各地圣经归纳研究的中心。随后这种现象在整个 20 世纪广泛传播。弗吉尼亚联合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富勒神学院、东门诺神学院、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太平洋大学阿苏萨等许多地方都教授归纳圣经学习，这些地方不仅在美国但确实在世界各地。

现在，许多人将归纳式圣经学习与普通阅读圣经联系起来。在我自己的国家，即美国，凯·亚瑟和她的归纳式圣经学习计划非常受欢迎，并且也传播到了世界

其他国家。因此，正如我所说，许多人将归纳式圣经学习视为一种平庸的圣经阅读。

这种方式非常有效。但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认为归纳式圣经学习并不是非常严格，对于那些从事全职或专业事工的人来说，它并没有太多可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归纳式圣经学习的一大优点是，它不仅可以与外行人很好地联系起来，而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使其能够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为学术和学院做出贡献。因此，当然我提到了各种神学院，包括像普林斯顿这样的地方，那里教授归纳圣经学习。它确实影响了一些具有全球声誉和影响力的学者。

例如，布里瓦德·蔡尔兹（Brevard Childs）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旧约圣经学者之一，他深受归纳圣经研究的影响，他也承认这一点。事实上，几年前我收到了他最后一个学生的一封信。最后一位学生说，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查尔兹也坚持让他的博士生熟悉归纳圣经研究和归纳圣经研究的历史，因为他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顺便说一句，这促成了查尔兹所谓的圣经研究经典方法。但其他学者，包括詹姆斯·路德·梅斯和帕特里克·D·米勒（帕特里克·D·米勒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也受到了归纳法的影响。因此，我想你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演讲中看到归纳式圣经学习有一种严谨性。

它在学术上受人尊敬，在学术上负责，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学术挑战性。事实上，您会在这里看到我们将在此过程中遇到一些技术问题。我们将非常彻底地介绍圣经研究的归纳方法。

作为本系列的介绍，我强烈建议您随身携带并打开圣经。我们将不断参考圣经文本。事实上，我认为您会发现暂停视频或在看完我们将在视频演示本身中讨论的段落后返回并查看一些视频会很有帮助。

我确实想在这里提到，并且我将再次提到，在我们介绍的方法中，实际上，我们称之为归纳圣经研究方法，但它确实是圣经研究方法。这确实是对圣经解释

学的一种介绍，这样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归纳圣经研究中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与圣经研究中所做的事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我们在世界各地所说的圣经注释。我们在归纳式圣经学习中所做的任何具体事情，对于归纳式圣经学习本身来说，没有绝对独特的。

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由世界各地的解经者完成的。归纳圣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独特性与其某些重点有关，我们稍后会讨论它的某些重点，其方法论的严谨性。也就是说，它比圣经研究或一般圣经解释中常见的情况更具方法论反思性。

我们对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在方法上这样做进行更彻底、更深入的思考。此外，就其全面性而言，它试图全面地阐述如何将圣经研究的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组合成一种程序，一种包，许多人对许多人进行研究。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发现这对他们学习圣经非常非常有帮助。

因此，我们首先根据归纳法对有条理的方法或有条理的圣经学习方法进行基本定义。这种根据归纳法的有条理的圣经研究的基本定义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使发现圣经文本精确而具体的过去历史意义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圣经作者向他最初的受众传达的含义。

第二，将这种原始的历史意义与当代的情况和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历史意义应用到我们的历史生活、我们的历史语境中。事实上，归纳圣经研究的一个缩略定义是，它是一种全面、整体的方法，有意让圣经以自己的方式说话，从而产生准确、精确、深入的解释和应用。

现在，我想在此强调一句话，那就是让圣经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这是文本研究归纳法的重点之一。总体而言，目前的圣经解释学倾向于强调一种，至少是某些方面，或者一些圣经解释学的实践者，倾向于强调他们所谓的怀疑解释学。

顺便让我在这里暂停一下，简单谈谈解释学这个术语。诠释学是意义的科学，意义的科学。因此，它不仅限于圣经研究。

正如他们所说，有一种哲学解释学与意义科学有关。但是圣经解释学，或者应用于圣经的解释学，与从圣经文本中推导意义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有关。所以，只是想让你知道，当我们谈论解释学时，我们谈论的是从圣经文本中得出意义的任务和过程。

但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今天的许多实践者，至少在西方世界，当然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会谈论怀疑的解释学。他们的意思是，当他们读到圣经文本时，他们怀疑文本和文本的信息是压迫性的、不公正的，甚至是暴力的。因此，他们对文本进行一种判断，对文本做出判断，并识别文本中的暴力或压迫，以便在某种意义上使用文本来对抗文本本身。

现在，在我们对圣经的归纳方法中，我们也有一种怀疑的解释学。但在我们的例子中，怀疑并不是针对圣经文本。我们对文本的怀疑与其说是对我们自己的怀疑。

有一种自我怀疑、一种自我批评是归纳法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怀疑当我们接近文本时，我们倾向于将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我们自己的意义带入文本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但它抓住了这样一个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文本需要受到保护，免受我们的侵害，免受我们的偏见、偏见和我们给圣经带来的预设的影响。文本并读入文本，然后再次读出它们。

在归纳法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腹语术，将文本用作我们从中说出自己的信息的虚拟对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所说，我们强调，有意让圣经以它自己的方式说话，而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说话，将我们自己的想法读入文本中，而是真正允许文本对我们说话不同的词，它有不同信息，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这通常会矛盾或至少挑战我们可能带入文本的想法。现在，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我们想首先讨论归纳圣经学习的工作假设。

这是一个广泛的总体框架。我们工作的第一个假设是，对圣经的精确、具体和深刻的解释是基督教事工和培养上帝子民在世界上的生活和使命的核心。现在，这实际上坚持认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基督徒

来说，圣经都是我们最关心的中心，是我们比任何其他书籍都必须了解的书，而且对于团体生活来说也是如此对于教会的教导、讲道，以及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圣经都是绝对的中心。

换句话说，一种文化越远离圣经或与圣经相抵触，就越不接受圣经，对教会来说，接受圣经作为绝对中心和自我定义就越重要。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1章，当福音最终来到安提阿时，路加在那里告诉我们，门徒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因为在第11章的背景下，我们读到安提阿实际上是第一个混合教会，第一个不仅由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组成的教会，也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但在安提阿教会里却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但使徒行传第11章更重要的是承认安提阿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社区。因此，这是第一次在一个认识到教会不仅仅是犹太教教派的环境中成立的教会。它是一种独立的宗教，可以说是一种独立的信仰。

在这个国际化的社区中，基督徒建立自我认同非常重要，这样在国际化环境中的人们才能认识到教会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人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他们不仅仅是犹太人，是犹太教的变体。它不仅仅是犹太教的变体，而且是一种独立的信仰，需要在非常多样化的环境中建立自己及其身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第11章中，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路加也强调教会是受过教导的教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教会受到巴拿巴和扫罗的教导。塔尔苏斯认为，教会接受教导的必要性实际上源于教会在陌生或多元化的环境中了解自己的身份的必要性，并能够在那种环境中投射其身份并明确其信息。因此，某种特定的文化对《圣经》了解得越少，对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以及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了解得也就越少，对教会来说，受到指导，特别是在以下方面的指导就越重要：它的经文。圣经所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指导我们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以及在陌生的环境中深入地过基督徒生活意味着什么。

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必须致力于付出真正的努力来理解圣经的信息。我们必须付出真正的努力来理解圣经的信息。没有什么努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也是基督教牧师等的基本任务的一部分。当我们读到圣经时，我们就真正遇见了神。正是在圣经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他的子民以及最终对他的世界的启示。

但神的启示并不等同于书页上的文字。书页上的文字对于上帝的启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上帝的启示实际上是通过书页上的文字传达的圣经信息。因此，仅仅知道圣经怎么说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致力于充分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遇到了上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通过文本文字背后的信息与上帝相遇的过程来接触上帝的话语，而这些信息是我们从文本文字中衍生出来的。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圣经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

当然，《圣经》所源自的文化在当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以，实际上，任何圣经研究都是跨文化的。当然，除此之外，圣经首先是反文化的。

除此之外，我们在圣经中所拥有的当然是神圣的或超然的启示。神通过以赛亚书 55 章对我们说，你们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因此，就圣经涉及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言，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困难的，不仅因为它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并且一开始就是反文化的，也就是说，挑战了所有人类文化，但它神圣的。这是一个超然的启示。这是神的话，比我们更高。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完全理解圣经需要真正的努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现在我们需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所说的，存在着一种理解。

加尔文将其称为圣经的清晰性。路德，圣经的清晰度。圣经有一种清晰性，因此任何读过圣经的人，只要有接近正常智力的人，都可以通过研究圣经来获得信仰。

但要深入理解圣经，这是教会持续生命所需要的，深入理解圣经需要真正的努力和真正的意图。正如我所说，由于圣经对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中心地位，这

种努力和意图是非常值得的。第二个可行的假设是所有基督教牧师都是专业的圣经解释者。

现在，我所说的专业，并不是指超然或这只是一份工作。但我们所说的专业，是指这是他们的使命和工作的核心。这是我们使命的核心。

我们是专业的圣经解释者。如果你是牧师，你就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常驻解释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常驻的神学家。神赋予你义不容辞的责任，带领你的人民学习圣经、理解圣经，帮助他们真正理解圣经，并将圣经应用到生活中。帮助他们让圣经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塑造和塑造他们。

再次，这实际上指出了圣经牧师和基督教事工人员准备研究圣经本身的必要性。PT Forsyth 是 20 世纪初一位伟大的英国神学家，他有一句名言：基督教事工必须是一个图书馆政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圣经共同体，一个由圣经塑造的共同体，基督教牧师必须以圣经为中心，基督教牧师的教育必须以圣经为中心，以圣经为中心，以圣经的解释为中心。

第三个可行的假设是，对圣经的解释是所有事工和所有神学学科的基础，这实际上是说它是所有基督教事工的核心的另一种方式，但就关系而言，它有点超出了这一点。圣经的研究以及牧师处理的其他事情。当然，牧师需要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神学）拥有经验和专业知识。但我们确实相信圣经是神学的基础，所有基督教神学实际上都是试图理解圣经，将圣经的教导系统化，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信仰。我们自己的知识状况、我们自己的知识氛围等等。

当然，所有基督教事工，至少是教牧事工，都对咨询等事情有所关注。再次，我们确实相信咨询应该以圣经为中心，并且必须以圣经为基础。至少在西方世界，大量的基督教咨询实际上涉及利用世俗的、非基督教的、在某些情况下隐含着反基督教的观念，然后轻轻地为它们施洗，可以说，也就是说，把一个他们披上基督教的外衣，然后将其提出为基督教咨询或基督教教牧关怀。

当然，许多人，包括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并敦促回归以圣经为中心，作为咨询等的驱动力。但第四个工作假设是对第三个假设的补充。另一方面，对圣经的解释是通过经验和来自任何学科的所有真实见解来了解和丰富的。

因此，这并不是说圣经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或我们所带来的经验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ennie Harper）和WW·怀特（WW White）等早期归纳式圣经研究人士的重点之一就是全面知识的整体概念。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知识相关。

所以，一种理解或知识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宇宙，人们可以在任何一点进入它。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知识世界的任何一点时，它都会真正影响知识的其他方面，因此对圣经的理解与世界各地发现的真理相关。因此，圣经告诉我们真理的其他学科、其他领域或方面，但真理的这些其他方面也告诉我们对圣经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假设，那就是《圣经》的权威和正确的解释方法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必然联系。现在，这确实与以下观念有关：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圣经在教会中的最高权威，不是修辞性的，不是信条性的，而是实用性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

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关于圣经权威的信条，并不是说这不重要。这本身就很重要。但我们对圣经权威的真正信仰必然会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表达。

一个人，比如说牧师或传教士，可能会说出关于圣经权威的最坚持和完整的、甚至可能是激进的观念，谈论它的口头和全部无误性等等。但是，如果那个人在讲道时不小心宣讲圣经文本，那么如果那个人在他或她的事工中没有花时间在圣经上，圣经的信息就不会使圣经的学习真正成为他或她事工的核心，如果那个人以一段经文作为讲道的基础，然后讲道与那段经文无关，甚至可能与那段经文相矛盾，那么我们必须说，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无论那个人如何关于圣经的权威，就他或她对圣经权威的看法而言，他或她可能会说，这实际上并没有对该人的生活或该人的事工产生影响。不，相信圣经的最高权威意味着服从文本的信息，这意味着确定信息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人相信《圣经》的权威，那么他实际上是在肯定和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圣经》的信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是这一信念的必然推论，是一种信念，即我们必须做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能。我们毫不犹豫地付出任

何努力，尽可能准确地查明圣经的信息，这就是方法。查明圣经信息的过程就是查经方法。

正如我所说，这表明了解释圣经时正确方法的重要性。坚持《圣经》的最终权威的必然结果就是坚持必须认真反思，认真对待我们从文本中确定《圣经》信息的过程或方法。第六个可行的假设是，圣经学习的方法应该符合圣经本身的性质。

这绝对是归纳法的核心。归纳法坚持反思、仔细考虑圣经学习方法。但同时，在我们思考查经方法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确保我们所追求的方法符合圣经文本本身的本质，这样圣经的本质就决定了我们的学习方法。我们研究它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现在，圣经的本质确实存在三个主要或广泛的特征。圣经是历史的、文学的、神学的。就其主要参考而言，它具有历史意义。

圣经确实是圣经，随着学者们甚至一般基督徒读者越来越多地理解，你在圣经中拥有了所谓的元叙事。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最准确的词，因为元叙事意味着旁边的叙事。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一个宏大的叙事。

也就是说，整个圣经背后有一个大的叙述、一个历史叙述、一个故事，它实际上为圣经提供了部分的统一性。从创世之初，当然我们在《创世记》第一章到第三章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不仅仅是那里，到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尽头，我们所知的宇宙，当然是圆满的结局正如《启示录》结尾所描述的那样，《启示录》这本书，但不仅在那里，从头到尾，你都有这个伟大的宏大叙事，这个故事。这确实是历史性的。

这是一个关于上帝如何对待他的子民以色列的故事。显然，《创世记》的前面部分与以色列之前的历史有关，但神与他子民的交往甚至在以色列之前就开始了，但当然至少从创世记第 12 章开始以以色列为中心，直到在耶稣基督里达到顶峰。和他的人民。就其主要指称而言，它是历史性的。

它也是历史性的，因为上帝在特定的时间点向人、历史上的人启示了自己，而我们所拥有的圣经书籍，很明显，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它们是由某些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为过去的其他人制作的，目的是解决这些人正在经历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因此，如果要根据《圣经》本身的性质来研究《圣经》，就必须认真考虑其历史固定性的这些方面。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没有真正按照圣经的本质来研究圣经。你不会让圣经本身决定如何研究它，这又回到了圣经权威的概念。这其实是圣经权威体现的一方面。

圣经权威的部分内容是让圣经文本的本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它。但圣经不仅是历史性的，当然也是文学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就其主要指称而言是历史性的，那么就其主要模式而言，它就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它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意味着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无法避免以文本为中心。它确实涉及文学研究，了解文学传播所涉及的内容，并利用我们可能积累的所有文学传播所涉及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对圣经文本的解释。

正如您将看到的，我们将看到圣经研究的归纳方法确实认真对待文学方法。事实上，正如您将看到的，归纳方法实际上是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它不是文本独有的。

刚才我们讲了历史，这就涉及到历史研究。因此，它不是文本专有的，而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我们不会为此道歉，因为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相信，就其主要模式而言，圣经显然是文学作品，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研究。

就其主要目的而言，《圣经》也是神学的。圣经的主要目的，从始至终，都是神学的。圣经的首要关注点，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卷书，首要关注点都是神。

现在，这在圣经的某些部分比在圣经的其他部分更明显。我认为圣经的大部分内容显然都是如此。如果你倾向于批评（我希望你是），请批判性地思考我所说的话，并确定你认为它是否正确、正确或错误。

例如，有一本像《所罗门之歌》这样的书，其中的重点是，除非有人以寓言方式解释它，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根据它自己的意图，它的目的似乎是庆祝人类的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甚至可以说是性爱、色情之爱等等。然而，即使在那里，也是从神的角度、从神圣的角度来看。

有一种感觉，即使在《所罗门之歌》中，人类性的体验和表达也是上帝在其创造中庆祝的一部分。当然，在《以斯帖记》中，你有一本根本没有明确提到上帝的书，但毫无疑问，你可以在那里看到神的手。事实上，我认为，你所拥有的是回到《圣经》的性质，这是一种文学手段，根据这种文学手段，上帝的主要指称实际上是通过缺席或遗漏精确地表达或传达的。任何明确的参考。

上帝必须从文本中推断出来这一事实实际上暗示了上帝在这本书中的中心地位，而上帝并没有被具体提及。现在，我想强调《圣经》的神学特征以及它如何影响其解释的原因之一是，至少在西方世界，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在西方世界，但我们必须现实一点，并理解世界某一地区的思想，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村中，必然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思维。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要理解西方学院中出现的想法实际上特别是倾向于过滤到世界其他地方，因此即使你不在西方，你也会经历一些这些想法。

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圈子一直强调谈论口译员社区。这个想法是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一个特定的社区。我们来自、我们代表、我们被养育的社区，真正决定了我们对圣经的预设，真正决定了我们对圣经提出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圣经。

事实上，一些学者甚至说口译员群体之间不能相互交谈。因为我代表一个解释团体，而你代表另一个解释团体，所以当涉及到圣经研究时，我有一个如此不同的议程，以至于我真的无法与你交谈或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你谈论圣经的含义，因为你有如此不同的议程。圣经对你的意义必然与对我等人的意义不同。

确实如此，但即使那些没有走那么远的人也会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来自的社区实际上确实决定了我们向圣经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得到的答案。换句话说，它决定了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和理解。当然，这有一定道理。

因此，有一些解释者群体主要是出于某种历史重建、目的或方向来阅读《圣经》。至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许多批判性的圣经学术研究都是如此。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圣经学术解释界倾向于关注历史重建。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重建这些事件吗？通常，历史耶稣研究涉及这种事情，一种进入圣经的目的是说，好吧，让我们从我们对圣经的研究中得出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重建。因此，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是重点。

也可以从所谓的宗教史方法来研究《圣经》，即研究《新约》，以便了解新兴基督教的社会和知识动态，并比较新兴基督教、从早期的基督教到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宗教。其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了解或理解人类的宗教本质。如何研究我们从新约中得出的最早基督教的出现，它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世界上其他伟大宗教的出现有关，以便我们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看，然后得出一些结论对人类宗教特征的某种理解？多年来，我一直担任北美圣经文学协会马太小组的联合主席，有一年我们在马太小组发表了一篇关于荣格对马太福音的理解的论文。

我们指的是卡尔·荣格，荣格，伟大的心理学家。你也许不会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对卡尔·荣格的心理学和心理学理论的理解比对马太福音文本的理解要好得多。但同样，有可能成为从这个角度看待圣经的社区的一部分。

我们想在这里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也是在一个解释社区中运作的。我们的解释团体是一个教会。这意味着我们的重点实际上是神学的。

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看待圣经：神如何通过这些经文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怎样才能通过这些经文不仅遇见神的本体，而且遇见神的道路、神的旨意、神的真理呢？这就是属于教会解释团体的阅读策略。但现在，我要赶紧补充一点，根据我们的判断，神学，这种神学和教会的方法，也就是说，神通过这些经文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更符合，更好地符合，圣经本身的本质和目的，而不是属于其他解释团体的其他方法，因为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圣经似乎确实是神学的。

正如我所说，所有这些书（而且显然几乎所有书）的主要关注点都是上帝。显然，他们都是从信仰共同体、以色列和教会中产生的，而且都是针对信仰共同体、旧约以色列、犹太人和新约，当然是基督教会。第七，圣经研究实际上涉及解释和应用的双重任务，而解释先于并决定应用。

这实际上源于圣经有两个方面的观念。它具有原始的意义、原始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想要向观众传达的信息，但也具有持续的意义。现在，让《圣经》读者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显，那就是作者的感觉，也就是说，被提及的感觉。

但是，当我们在阅读圣经文本时体验到被提及的感觉时，我们立即认识到两件事。首先，首先，那些被讲话的人不是我们，我们不是第一个收件人，我们不是最初的收件人，这里有一个观众，这里有一个读者，正如文本所暗示的那样那是一个与我们自己不同的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当然，与写下这些话的作者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我们认识到存在过去的历史意义。

正如今天许多人试图声称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这确实属于阅读的本质。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源于对文本的经验性体验。

因此，如果你要认真对待《圣经》，你就必须认真对待推导其历史意义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感觉，即当我们经历这种被提及的事情时，在某种程度上，文本正在向我们说话。这不仅仅是古物。

这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的人的文本问题。首先确实如此，但我们所读到的内容有一种持续的意义，这表明我们也正在受到关注。这不仅与马太福音的最初读者或保罗向罗马人写这封伟大的书信的罗马教会有关，而且它的意义和意义还没有完成。

它不仅仅花在他们身上，而且对每一代新一代读者（包括我们自己）仍然具有意义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对圣经文本的体验的一部分是，它不仅具有过去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在的历史意义，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具有意义。当然，现在，一旦我们同意文本中具有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如果我们要进行方法论反思，就有必要探索过去的历史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文当前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说，我们坚信，导出或拥抱、遭遇过去的历史意义的任务先于确定其当前的历史意义，并且当前的历史意义必须与以下内容保持连续性，并且最好应该源自：其过去的历史意义。否则，你就会在文本本身的含义上产生分歧。这不是一个统一体。

它是分叉的。你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彼此独立，事实上，实际上可能相互矛盾。但我们相信圣经的信息是完整的，上帝通过受他启发的作者所说的话，想要传达给最初的读者，与他想说的话是连续的，不是不同的，而是连续的今天给我们。

顺便说一句，就实际层面而言，如果不基于现实，就不可能对当前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文本的应用意义有一种信心。它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是可以推导出来的，这一事实显然可以从作者显然想对他们的原始读者说的话中推导出来，这给了我们信心，并让我们确信我们从圣经中推导出来的应用程序有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在这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所以我们确实只剩下三个要谈的了，但是在这里停下来，喘口气，完成这个，然后回来，并没有什么错。当我们回来时，我们会更多地讨论，特别是归纳法所涉及的内容，并开始讨论我们可以应用于文本的特定过程，这将使文本以最好的方式与我们对话。自己的条款。

这是大卫·鲍尔博士教授归纳圣经研究。这是第一节，介绍，归纳与演绎。